

朱子大全

冊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尙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疎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爲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當日望闕
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省循無以仰副
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卽恐冒昧之嫌
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
得以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一己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
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申
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脩官近準

尙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尙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尙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

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尙書省劄子二道內一
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
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
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
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
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
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
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
髡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
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
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鑒悃悞曲賜矜憐都兪之間
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
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

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爲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旣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卽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踟躕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

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
杓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
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趣召拜恩踧踖震懼靡皇實
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宦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
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
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
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少
留聽覽特與敷奏寢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
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指揮劄付

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
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
別有新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
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
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
申尙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
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尙書省者伏念熹
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
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懇乞賜
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
愈益巖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

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屨而疾趨其勢亦有不_一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尙書省欲望參政丞相府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卽乞別賜陶鑄差熹監嶽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尙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尙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

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旣赦其罪不卽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卽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旣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

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卽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祗受已具狀申尙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尙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別與嶽廟差

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
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
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
憂哀摧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
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
風動四方况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棄志行
不脩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
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
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
憲綱然竊詳考元降指揮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
禁約若熹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卽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
不同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
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

列之外又况屏絕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尙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尙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罄悃誠不謂聖慈尙闕俞音

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資別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賚送到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尙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熹祇受者照對熹近準尙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卽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尙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

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
遇聖明累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
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
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
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
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
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任未
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嶽廟一次
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
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
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
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
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實爲非

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尙有以自知不稱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彊顏忍耻覩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旣不敢祇受謹已卽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

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爲厚幸熹不勝祈懇
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
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并
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祇受者竊
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
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
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
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尙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
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
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
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尙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尙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憂患侵凌血氣凋瘁不獲輿曳殘疾顛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卽罪恭惟褒勸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威祇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

地父母至隆極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尋準尙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祇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祇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

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秘書郎狀一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尙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

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寅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

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
謹訶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卽合奉承敢以固辭
重勤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
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
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
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
空疎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頒祿已冒
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瞻顧雖感
恩惜日不勝畎畝之誠而仰愧俯忤卒不得不盡其詞也
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沖鑒下遂夙心伏望
參政特爲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
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
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

珍做宋版印

今月十七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杻
闕又準尙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
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疎繆之姿不
堪從宦病臥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
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爲過優今者忽有前
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
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
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
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敘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
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爲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
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
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

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敘而備數祠
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臥習成媮惰一旦使之疆
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
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
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
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
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
之罪熹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
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
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
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爲
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况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
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

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
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續伸
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卽
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
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
寄納外謹具狀申尙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
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
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祇
受卽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
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
闕謝恩祇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

捧戴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疎拙自甘退藏至於
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
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
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躋加以本軍闕人
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
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
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
尙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卽於當
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
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
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

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螳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朝命義不遑安卽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憊若復勉彊輿曳之官必取顛踣爲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

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忘進越輒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爲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

謹具狀申尙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爲疎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昇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卽具劄子申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蠶起雖已遣官慰喻尙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

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爲
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
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
書省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
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
具狀自劾申尙書省乞賜罷黜以爲州縣之戒惕息俟命
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
荒廢謹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
狀

乞宮觀劄子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

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
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
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強在職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
養殘廢庶幾不至卽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
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
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
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
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不可
支持謹具狀申尙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
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尙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爲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斲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秘閣狀一

珍傲宋版印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尙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
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
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
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
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
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
糴皆是聖主天地貺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
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糴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
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倣始肯竭其困
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
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

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尙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爲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爲邀阻至今不爲保明推賞卽將張世亨等併爲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

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
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
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
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
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勵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
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
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帖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
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五
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
依格乞補迪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縮繫只此一事未

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霽恩賞不曾報行卽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比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爲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秘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尙書省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祇受兼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

亨劉師興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
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卽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
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旣得替之
後諸司未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尙
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不候諸司
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
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
來又準上項告命熹爲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
指揮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尙書
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
興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尙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寢罷新

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卽日祇受謹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有不能自安者正爲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祇受又况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賜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爲職若此

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黃澄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脩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

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陞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况今救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卽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旣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

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
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
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
所有體究指揮尙未結絕臣方當囚服藉藁以俟斧誅豈
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
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尙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
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
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
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卽甘退藏雖蒙聖朝
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

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
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
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
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
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
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駑
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棄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
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掇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
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
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
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
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睿
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

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况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壘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臣已卽時

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爲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尙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懼非禍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

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尙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刑
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熹以前奏
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祇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尙
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尙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
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者臣草
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
措已卽時望闕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
淺短條奏闕疎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
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

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
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
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况今來所除
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
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陛下
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
上千鈇鉞之威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
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
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
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尙庶幾效其
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爲今日之計
則退藏之外無可爲者伏惟陛下哀憐 幸干冒宸嚴臣
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疎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尙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唐仲友贓濫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僞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勞遽與其他無罪之人例

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
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
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
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
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旣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
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
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
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睿獎卽於當日
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
威命之已行亦擬卽日拜受晝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

顧徬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黨與衆多碁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他日拘攣戚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况陛下至仁至明且旣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

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干忤相臣

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爲陛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卽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尙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閣

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瀨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尙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幫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卽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卽節次具狀申使府

乞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頽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爲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熹聞命震驚卽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

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
蓋有言所不能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卽以此誠控告
未蒙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惟念
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
睿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爲使臣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
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
慕戀之誠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
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令之誅顧
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時望絕雲天涕下霑
臆輒冒萬死復罄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
揮令熹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旨令依已

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
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
至濡滯今幸已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
疼痛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
不免專具申稟迤邐前路聽候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改差
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
乞宮觀差遣續準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
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
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
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
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

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
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
卽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
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愚誠未徹稽違益
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
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旣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
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
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
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
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
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

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卽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旣不得請卽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卽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卽日拜命供職卽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

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
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
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卽
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
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偃蹇邀求之意而
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卽時具狀請祠回
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
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卽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
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目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
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
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
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
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

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卽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悃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被
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
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
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
行立稍久卽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旣出宮門復行參謁
卽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踵拘攣不能履地矣以
此不得卽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卽非有它而傳聞長貳
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
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
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
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
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
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珍做宋版印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尙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褻借之寵則又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卽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卽乞委

曲開陳特與宮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辦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尙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躋香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尙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跲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

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向奉祠郎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褒擢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祇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一道

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卽非固爲矯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爲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尙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己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卽時望闕謝恩祇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么微莫堪稱塞兼覩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勳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旣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功於何有覲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

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爲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爲嫌不謂皇慈未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

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
易退之褒遽爾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
往來屑屑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宣數爲天下
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
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
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祿休養衰殘曲荷
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惕
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
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爲虛語
龍斷之誚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儻復更遭
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爲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

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爲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
叨除授寵數重疊卒昇祠祿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
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
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恩未卽開允仍詔疾速趨赴
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爲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
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
說有所未盡卽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
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
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
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
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

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
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清無任危
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尙書
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
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
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
收私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
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
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
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卽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
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

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卽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

事理未得殫盡嘗卽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踧踖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祇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闕俞音亦寬刑典其爲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

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尙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聽朝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僭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褒陞益深悚 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熹所陳卽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熹已卽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

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爲超躡恭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疎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爲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內祠經幄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躡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卽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
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
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
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
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祠得請
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
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
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
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
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
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蓄之役稍
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

遇霈恩合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戇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獎拔超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

具公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
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瀆再三俯伏俟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騫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

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勦形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隲兼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旣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產有嫌當避理亦明

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爲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
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俯
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尙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南
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奉聖
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
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
愚敢忘斯義又況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恩轉
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祇受豈敢獨於聖恩除
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爲遜避上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
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疆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爲甚今
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爲羣若但草

草一觀備禮撥遣卽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緣侵擾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祗受而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爲辭者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

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卽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所攻目眚爲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爲罪益深已有公狀申尙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閔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熹區區不勝幸甚干瀆崇巖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懇辭江東恩

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優幸自惟么麼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覆冒容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祇赴必至貽患千里獲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爲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業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爲甚幸或與改一閑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爲甚幸屢瀆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疆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己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一陳述而專以目眚爲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

臣子堅臥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而并以閑局爲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祇赴錫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爲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

之間亦得以隱覈姦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歲計
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
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
及申奏待罪而舊苦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
遍傳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滿散錫宴之日病勢
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掖少伸三呼
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悸反側無地自容只
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民之上又况在告日久獄訟稽
留今雖略能彊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
日益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爲害
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
止設使卽今便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
免緩不及事之責以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輒

冒萬死哀籲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
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
儻或憐臣愚暗拙疎疾病狼狽之實不加大譴曲賜保全
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窆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
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輒露投閑
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殘軀稍可支吾不敢再有
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卽
已遵稟日逐講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
以少效疲駑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暫
往婺州遽爾夭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
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欲彊自扶持黽勉

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爲敷奏復俾奉祠退歸
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月二十
七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
日指揮除祕閣修撰差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
於當日望闕謝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
事高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似昨者誤蒙
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已曾除授前件職名熹以無名
授受力量辭免適當聖上卽政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
曲從其請自爾以來曾未再朞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
可紀特以禍患輒巧便私已乖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
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躡內自循省

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祕閣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祇受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許熹辭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卽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尙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祕閣修撰
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聞命不違謹已卽日
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
具辭免所陳事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
以私故丐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
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勉王事究宣聖
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
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爲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
則朝廷之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尙不爲
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此不當受
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據不
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
望鈞慈特爲敷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

以舊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覩顏冒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兪之際曲爲敷奏得從所乞實爲至幸干恩頻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男物故輒丐閑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摧頽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爲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尙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

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俯伏埃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賤事疑當
作職事

編勅令旨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近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爲辭便欲起發前去祇服賤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卽以己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

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待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
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蠡起矣今者果聞已
行住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這誅
夷已爲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
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
自劾以聞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爲
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尙書省代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罄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辭湖南
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之嚴俯念臣職
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爲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
迂疎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
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自劾

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爲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懼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劾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懼罪戾當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卽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挺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瘥更加休養

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既乖承命之恭而本
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
省前愆免懼後咎不勝幸甚謹具伏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劾
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
訓喻丁寧反復勤至疎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卽日引道
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
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
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
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冒昧威嚴俯伏埃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厯鴻不間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卽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

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疎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惶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謹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

恩將漕湖南尙且不敢拜受況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爲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區處鎮壓而熹乖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閱再爲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

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
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尙書省伏乞丞相少保
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
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
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
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
伏念熹疎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
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尙叨祠祿以盡餘
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技拭自

惟何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祿養病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疎昨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陳悃幅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

循涯分實所未安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
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敷奏寢
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期開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
里則熹千萬幸甚冒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卽已具狀申乞補滿宮觀考任今
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
命震驚卽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
有疎頑略無悛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
欲不謂今者尙闕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昧再
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畀偏州改命通
才往奠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
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領俟命之至

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有狀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吝時彥往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爲幸大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爲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爲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

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
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
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
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
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多虞則不
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行在奏
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爲謹已望闕祇受稱謝訖恭惟聖
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寐俊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
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

於時亦恐適足重取嗤誚況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不堪
治劇爲憂故敢輒以投閑爲請又以未蒙開允未敢再干
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踖踖無所逃避若使區區
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涓埃以
卒平生愛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
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免控瀝肝
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
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
路運判何異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尙書省欲望
鈞慈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疎不適世用蒙恩補郡
并以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任使

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政而目疼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申尙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某官察其悃幅曲賜矜憐特爲敷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疎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

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
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
明謹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
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躡不次
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
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
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聵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
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
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
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

迂疎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擢陞次對之聯俾司
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
具奏辭免外欲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卽見區區懇
避之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況
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幄旣冒叨踰之誚復深頓踣之虞在
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爲敷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
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今到信
州仍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
須至敷陳再干旒展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
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
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爲過分所有見帶

秘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
卽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旣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
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日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
幄出入禁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卽
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
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
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
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
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
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
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
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
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

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閩方愧不堪誤辱聖恩
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
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卽非
僞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爲開陳庶幾聖主
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干冒
威嚴不勝恐懼

三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

右臣準尙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
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

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
伏念臣猥以凡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
以此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幄得
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
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
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
遙謝聖恩卽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
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
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
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

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
避謹已卽日起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
元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
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尙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尙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待講恩命奉聖
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聖恩
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
未敢必冀開允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悞別聽
處分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之懷
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頻煩天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
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待講面奏劄子

珍傲宋版印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旣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實爲超躡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躓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

姑守舊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
大幸干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續
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者熹
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
未孚至於面有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尙闕兪音
祇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
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
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
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
遣容熹卽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歲之間少有補於聖主
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

隨衆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旣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某官特爲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
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常累具辭免日
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
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
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祇受訖今有奏狀一封稱謝
得爲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
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
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
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

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况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為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

涸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
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卽非
備禮雖被譴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
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
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
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
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
緣熹腳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卽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戇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況耳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宮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卽具辭免

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
速之任者寶儲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
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卽位之初臣以
愚賤疎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
禁闈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
勢必不能久奉清問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
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
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己下賢之意近歲以來
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
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
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
進講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戇愚迫切便欲致君堯舜
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

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
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
卽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
日之罪旣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
衷釁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
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盲耳
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
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
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瘵曠之罪追還新舊職
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
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
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爲
宋令主則臣雖卽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軒幄無任

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直郎崇政
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頤
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
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
書授以朝官旣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
實以待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旣罷待講卽所授職名
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
臣辭免不勝至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尙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伏

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
職名今既奉職無狀莫補豪分尙蒙寬恩假以秩祿卽於
私分已爲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寵加
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
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還奉鴻慶香火其間敘述
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
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面稟辭
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寶儲作
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病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
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逐一覩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
其悃幅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衰

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正月十四日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尙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得辭闡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尙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卽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

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
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
觀差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退之
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尙未敢幫勘請給恭俟報可伏
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任
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件宮觀差遣熹
已卽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
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
從所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尙有所乞收還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所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爲開陳俾遂所祈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尙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卽時望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旣崇恩福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

陪侍於禁闈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卽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顏尙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尙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旣竭聰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

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皇恐
俟罪

三省狀

右熹伏準尙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
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
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
具申奏次謹先具狀申尙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
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準尙
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

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
拜跪不得謝恩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
仍申尙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
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
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恭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
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本以鄉來入
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
以懇避再三卽非過爲沽激況今疾病沉痾雖未卽死精
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處兼覩近日從臣有
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止帶修撰况臣罪戾方此投閑
而所得職名過爲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
瀆之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察愚
衷參稽近比特降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勝千萬大幸所

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
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亦
望矜憐并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
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卽已謝恩祇
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爲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
仕今準尙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難安
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
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尙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既領
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
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
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爲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
安不免再露血誠復干天聽其間陳敘曲折援引比例極
爲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愴力賜開陳使孤危
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愚昧識見數干旒屐久紊
彝章招致人言重煩譴斥則熹不勝千萬大幸情迫意切
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殲陵事
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

蒙聖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卽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求閑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袞衷感激之深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廁周行曾因集議永阜殲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皋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會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

賞之中則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
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
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跋踖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今
來伏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
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
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
年集議永阜贖宮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
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此者皆已坐罪
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
祇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卽致煩言迷誤朝廷紊亂

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嚴誅如蒙
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奏陳乞
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睿旨示以優賢之意杜其再至之請
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
重陳除職之恩亦擬拜受但以頃於贛陵嘗有妄議今見
前後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寵榮
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拜命之後卽致
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
之義俯仰踖躅無地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
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

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尙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講筵卽以迂疎寡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爲超躡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爲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爲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宮觀

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為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之繆不敢再有他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

得轉一官皆爲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
避不無作僞之嫌臣味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
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
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
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祇受
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疏封
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
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
實所未安然又不敢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
矜憐特爲敷奏申勅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
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紊彝章則熹不勝大願

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牘輒具公狀申尙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尙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

尙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尙書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尙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尙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

冒昧驀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年
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適滿
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
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
投納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閩里橫
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昧自求優
逸遷延稽故不爲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從申尙書省
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
去尋覩邸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
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減然而引
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三月末間尙未申到
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

元犯姦惡大罪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
枯朽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申稟
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縷縷敷陳冒犯
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豫神人依
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謫籍化鈞無外得以
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
特爲開陳卽賜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
之美意下使衰朽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之籍
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其爲賜也大矣
其爲勸也廣矣然猶非爲熹一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
示勅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

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
爲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具公啓略
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短劄少見下誠伏惟
鈞慈特垂照察黃閣在望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
之望益保崇重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
祝諸執政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考異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議論之賢議一作講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